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叢刊第二

宋元理學史上的「心即理」思想

楠本 正繼 著

## 宋元理學史上的「心即理」思想

楠本 正繼

——見「漢學會雜誌」第五卷第一號

### 一節

從爲學之傾向上看去，朱子學之對於「人」的思想，大特色蓋在其「性」的一概念(1)。朱晦庵於爲體之性與爲用之情，不容混同。而程伊川的「性即理」一語，實爲其學之一鐵案(2)。對於「心」，則如張橫渠所說，以爲包括「性」與「情」而主宰之者，決不能即此「心」以爲「理」的(參看3)。此與其對於世界的思想——理氣之說，正相呼應(3)。然則，何以是「性即理」，而非「心即理」呢？一言以蔽之，「性」是靜的，「心」有動的一面故也(4)。至於這等思想裏，是有個目的在的：蓋其旨在維持「體」之絕對性、純粹性、客觀性；以對於「用」之相對性、複雜性、主觀性。一則以求道德之所以可課於任何人的根據，而主張其嚴肅的態度；二則以主張內心的沉潛功夫。無論那一方面都有個轉變無常的現實，與一更高出其上的存在相對立的個二元的傾向。

我以爲它這二元的傾向，纔正所以見得朱學對於世界人生的體驗之深切之周至；並且見得論理的精明。朱子學之以倫理哲學而具有甚深的意義，其在宋代精神史上所占的重要意義實在於此。似乎凡有爲軌範之學的倫理學，以及道德的信念也者，不定是甚麼地方，總會關涉到這樣的個思考上來。不獨是也，尤其是橫在宋代精神

之根抵的形上學之性質，以及這朱子學尤可作爛熟於禪宗思想之餘而 *止揚*（止揚）出來的一種自覺運動觀的朱子學（6），特別的須要理會得這一重性質，方可得解也。清儒戴東原對於朱學之二元性所加的非難，在剔抉其素材方面是成功了，而同時，在理解其精神方面，我敢說，沒有能夠將它當作立在史的關連上成就一發展的人類精神之一事實來看（7）。何以云然呢？因為照他那樣的想法，對於朱子學在精神史上所以占到一勢力的事實，竟是無法去說明的。

註1 朱熹也多少有些論到「心」的功夫之處。不過現在只論傾向而已。所以對於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李穆堂的朱子晚年全論等說，皆不取。

2：語類卷五。

3：語類卷一。

4：參照語類卷五。晦庵答陳安卿書（文集卷五七）裏，對於「未動而能動者理也云云」的問語，也道是「寂然未發中固常恁地惺惺」所謂靜，乃是中含有動的靜。

5：語類卷五七。

文集卷四八，答呂子約書。

又卷六四，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夏忻述朱質疑等。

6 學菑通辨（終編下）指摘出的朱子出而佛學所以衰之故亦未始無當。

參照孟子字義疏證。

李屏山鳴道集說等，也缺乏史的眼光。

## 一節

陸學的中心概念，替代朱學之「性」概念者，是個「心」(1)。所以是「心即理」。在經過謝上蔡、張橫浦的先導，而崛起於後之陸象山的思想裏，可以看出一個特徵來。就是他以為「心」是渾一的，是具體的；正如各人都感得到自家的心臟鼓動一般，從感得到的方面，當作活物去捉住來的。這個「心」便是「理」。象山的「理」原是這樣的個「心」，不能作性情等等的分別的，是個渾沌的存在。而比莊子的渾沌，還要即於實現些(2)。這意見乃是象山思想的支柱，乃是象山其人的根本態度。雙明閣上的他的一言，所以端的充滿着威力者，蓋職是故(3)。這思想裏，最重大的一件事，便是其「行」的觀念。在這裏，既不是神之行(謂理想的底完行)，也不是禽獸之行(即僅為無軌範之行)，問題是人類的行的功夫。象山似乎洞見人之「行」的活性質。知道苟非以這個「心」的判斷與力為主，不易得到直截之「行」的這一層事實。象山的意見從「行」的方面看來，人只是德地底。若果真認定「行」之喫緊，便非認定「心」的腳根不可。而「行」有出乎道理之外的地方。告子也說：不得於言，無求於心。朱晦庵哭象山道，死了告子，其中實含有銳利的觀察在(4)。在象山，「心」的功夫之外，無復有道間學，所以道間學則與尊德性相即，知的功夫則與行的功夫相即(5)。不無截斷了所謂知的功夫而直逼於行的(6)。朱晦庵以為象山之「心」，正惟其有現實性之故，不是繫於脫不了相對之境，便會陷於自墮落，而肯定即此現實(7)。



可以開丁開明「心明照」思慮之開於人的方面最重要與不對景以留神於「心」去替於了錯神於「對」與斯甘泉蘇學新與蘇思之輩而立開首些不同(8)。

二節

蘇東坡山以後的「心」與理學思想，與此真轉形發展，而所謂開明則與此在之傳，漸趨於隆茂。這是在「心」明而「理」得之表現。蓋這些吟喚不能說與理學無關的。蘇東坡的「心」明，固既難於得，通乎沈潛，其自心的思想到合性價，處景而存隨隨學的影響，却已失墜。所謂「心明照」的宗法，遂學影響漸著，傾向神觀。獨吳越蘇湖，算這批「心明」多神得些繼承；然而其神位神有甚不，是毫無密疑節。他比像由「使」現得輕靈澄明，象山的真體的清澄新在之微，却因稀薄得漸不。這樣的思慮，甚至與來重開蘇溪，離像尊，尊既淨，迷晦掩之開，而「心明照」的思想，都既解與隨處處。這筆功表，轉轉與我，蘇有隨於支離之虞；而蘇湖則一味以錯用於體而僅免(1)。故象山說：我不說一、楊敬仲

說「心」明。工夫而更主「心明照」。思慮之預設論以「心」明工夫而首意筆全在「心」明。首若而開明全思則的開明，象山重觀而行思神神神方術。聖則思心之誠力故，蘇東坡問題。蘇湖重觀之純粹方面。思慮實就是個假象，所以也。那假問題。那看所住，是敏捷的行動；後者所住，則是接續的心境。此其概以有的辨敏蘇湖，雲開明神平。詞話也。蘇東坡學與蘇湖此學，相異有如是。而所謂陸學，即類蘇湖以轉，歐弘筆勢力，輝然而達於朝。初朔漸東江西的陸學，皆是蘇湖氏流。然而以「心」明為宗，未而蘇湖有論無遺極的隱形。二千——刺白也與其一。蘇東坡白

2. 象山全集卷三五 語錄

3. 參照宋元學案卷七六 廣平定川學案。

#### 四節

陸學地位喪失了它的本領。用史眼看來，當是宋代思想裏，原與陸學的立脚處有不能相容者在也。

於是，明代的陸學，乃生於其間。明之朱子學家胡敬齋，評論吳康齋的門下二子——陳白沙與婁一齋，道是白沙已到高處，一齋尚未<sup>(1)</sup>。此其所指，蓋由於白沙的思想，至少比一齋來得有「靜虛」傾向之故。這等看來，黃黎洲疑怪王陽明的從不說及白沙<sup>(2)</sup>，是無意義了。一齋則反是，似乎多存「心即理」的特色<sup>(3)</sup>，所以他與王陽明的關係，當非泛泛。王陽明既接一齋之教而出，却認見了陸象山思想的價值。就是「心」的思想，更進一步，以「行」的工夫而更生了。「心即理」思想之所以能以行的工夫而有意義者，全在其渾一的看法，而陽明的全思想就是立在這樣的個看法上的。

從行的方面來看，將知翻譯作行來看，則知是行的目的；從知的方面來看，將行翻譯作知來看，則知是知的手段<sup>(4)</sup>。惟其如此，所以說一箇知，已自有行；說一箇行，已自有知<sup>(參頭傳習錄上)(5)</sup>。但不為文字所拘轄<sup>(6)</sup>，就傾向上，就特色上去理解陽明學，則知行是恁地互相包藏的<sup>(7)</sup>，是渾一的構造；不是知與行二者分別兩存，待其併進，方為理想的。知與行，在知的考察概念的考察時，可以離析開來看的；而其自身却永遠是合一的。須是合一地體認到，方為實在的工夫，方得實行之力也。這裏，就見得陽明是個私淑象山者。一面仍在二元的傾向之中，一面却與湛甘泉、羅整庵、吳蘇原之輩的立脚，有些不同<sup>(8)</sup>。這等知行合一論的看法，若檢討其「心即理」的看法，便更可以明了。陽明的「心即理」思想之關於人的方面，最重要處不僅是以活物的「心」，去替換了靜物的「性」，

並且用知覺(9)，尤其是用良知，來說明這個「心」。良知之所以必用知覺來說明者，完全在良知只是徹頭徹尾一箇心理合一之知。它的判斷不僅是知的，形式的，冷靜的判斷，乃是帶着從中湧出來的不能自己的力量在的(10)。他的對於大學之致知格物的新解釋，實生於此。教人將良知去即物，良知一到，便依良知的判斷依良知的命令，以離去不正而歸於正；即此翻轉來，便是所以致良知至於其極之道。至是，良知方顯現其力也(11)。又，大學的誠意，在朱學，還須一番知的研究，須得了的確的知，然後從心裏作出善行來；陽明則誠意是從良知湧出來的。陽明之所以特重視誠意者，蓋由於信賴著良知的先天的存在，乃出於非知的行動主義之思想者也(12)。

再說，良知是心的本體，致良知乃是工夫。而陽明却於這本體與工夫之間，用良知的觀念，去認出了箇一貫的關係來(13)。良知原是靜而非靜，動而非動，却是活動周流底；致良知的工夫，乃是良知自家的作用。當是時，如果着重到發用的方面，便會必然地積極去肯定情，而出於趨向所謂情識的一途(14)。王龍溪、王心齋一派的現成說，就是繼承了這一邊的。鄒東廓、羅念庵、聶雙江一班江右的王學派，尤引此以爲憂。然而，明代思想史上的事實，却只是二王所說的陽明思想最占得勢力。這就證明着那時代實在要求的是陽明思想。對於晦庵的「性即理」思想而祖述象山的「心即理」思想的陽明思想之根本態度，正是當時之所要求耳。在這一點上，陽明思想可以說是明代思想的一個代表，正如朱學之爲宋代思想的一代表。東廓南野的本體工夫之說，真看得出良工煞費苦心之處(15)。取爲陽明說之穩健而且深切的解釋，誠無間言。然而對於現成說，以具有特色的方面看來，還是念庵，尤其是雙江歸寂之說，來得徹底。不過這些說法，必然的顯着「靜虛」的傾向，有復活周程朱陳之學的傾向(16)。雙江於陽明的功罪，不憚論及(17)。這態度在現成思想家的王龍溪，轉不可見；這其中有箇緣故。陽明沒後的明代王學，

「反於鑿江」派的虛寂說而「徑地趨於現成說恰如象山沒後的陸學傳氏之傳轉微而趨於「靜虛」一路是箇兩兩正相對應的現象。而爲此潮流之中心者，實爲王龍溪的思想。在龍溪，本體原來「無」，因之現象也「無」，乃其徑直肯定現象的態度。楊慈湖也曾即本體論來。兩人之即本體以立論固所同，然其內容却不盡同。慈湖「說一」的態度，傾向於元來無，故一切「有」皆歸消失。其以功夫即本體而忘却「有」者，乃是收攝了去。反乎是，龍溪現成的態度，傾向於元來無，故一切所謂「有」皆所肯定。其以功夫即本體而忘却一切「有」者，乃是棄置而不顧。前者近於靜觀的態度，後者近於動行的態度。比觀慈湖以後宋元陸學的潮流，與這龍溪以後王學風潮，這情形正如用了擴大鏡來觀察一般，可以透見其實相。龍溪現成說最緊要處，在相信必以當下，以不容自己的生幾妙用來說良知，方能理解得根據儒教方針的社會道德，同時也方能有應機神速，間不容髮的行爲（18）。「心即理」思想，可謂至龍溪而達乎其極。是則王心齋的簡易的現成說，實爲之支援。及乎兩者之亞流，則益見現成的傾向之愈強，遂終於崩壞（19）。現成說實已盡其能事。溯而論之，象山陽明的「心即理」思想，實遂成了一發展。以歷史論，是明代者起，而代去了宋代者。以理論說來，是「行」的思想得到了「行」。然而，到底怎樣得到了行呢？果然沒有失去了行的地方麼？這其間還伏着有今日猶新的人生問題在也。

註 1：居業錄卷一。

2：明儒學案卷五，白沙學案序。

3：參照居業錄卷一，與克貞見撥木之人得其法云云之條。

4：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手段（傳習錄上）。

- 5: 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云云一條（全書卷六，文三，答友人書），最是反復執拗說着此理。
- 6: 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出「並進」字。
- 7: 求是編卷一，
- 8: 參照甘泉文集卷三，雍語，  
困知記下。
- 9: 吉寶漫錄上下，等。  
傳習錄下。
- 10: 陽明年譜正德十六年條，及傳習錄中答蕘文蔚書等。陽明稱良知爲一點滴骨血（年譜正德十六年），最與此指相應。
- 11: 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等。
- 12: 全書卷七，文，大學古本序等。
- 13: 傳習錄下。
- 14: 儀秦亦足竊思得民知嫌用處（傳習錄下）一語，苟凡是以史眼理解得陽明思想者，當見到這也是洩漏天機的話。
- 15: 東廓文集卷二，豐原題詞，又歐陽南野文集卷五，答程鍾江書，又卷二，答確齋兄試書等。
- 16: 雙江文集卷九，答陳明水書。
- 17: 同上卷七，答劉三五侍御書。
- 18: 參照王龍溪全集卷四，留靜會紀卷十，與羅念菴書，與唐荆川書卷十三，說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序等。

10: 顧，高，劉諸子之學，端爲救此而起。

譯者於理學，其實未窺門徑。楠本先生此文，含義精賅，字辭句練，決非不學之譯者所克勝任。勉爲此試，必多誤譯，實在蒙愚；用特申明以謝，佇俟叱正。

10

449251